

MAR 21 1927

# 新 生

The New Force, No. 6

期 六 第 卷 一 第

版 出 日 一 十 二 月 一 年 六 十 國 民 華 中

楊劉「黨化」後之川局(隨便說)

記 者

爪哇革命的背景和經過

競 何

卑幼對於尊親屬應否有正當防衛權

王 述 曾

廣州和廈門

孫 伏 園

小詩三首

李 瑛

「吹斷離愁月正明」(小說)

瀛 洲

前後的雪天(小說)

曹 佩 女 士

青年應有的覺悟(通信)

一 之

通 信 處

北 京 大 學 第 一 院 轉 新 生 社

報 價

零 售 ； 京 內 每 份 銅 元 八 枚

八 枚

京 外 大 洋 三 分

半 年 ； 國 內 大 洋 六 角

國 外 大 洋 八 角

全 年 ； 國 內 大 洋 一 元

國 外 大 洋 一 元

五 角

郵 費 在 內

每 星 期 五 出 版

類 紙 聞 新 爲 認 號 掛 准 特 局 政 郵 華 中

北 京 大 學 第 一 院 轉 新 生 社

隨 便 說

楊劉「黨化」後之川局

記者

在黨軍勢力向北進展之中，四川將領之傾向「黨化」者，以楊森爲最早，而失敗亦以他爲最先。在北代黨軍未出發前，他的代表傅子東君早已奔走京津之間，與民黨要人接洽附屬問題。其後又經都伯樂，朱玉階，盧師誦三人周旋於蔣介石鄧演達之間，已得相當諒解，因有二十軍長名義的發表。當時留心川局的人，對於楊之將來與川局前途，存有無限希望。因爲楊在川省實力派中，總還算富於朝氣有志向上的人，試看他前後在瀘州成都種種建設，（自然還缺乏統系一貫的計劃，不過比較其他「殘民以逞」的軍閥，還算此勝於彼。）萬案事件表現他反抗帝國主義的精神，「五老」「七賢」以及風水之說不能阻止其修築馬路，尙有革命黨黨人的氣概。就這種種事實看來，他還不失爲一個奮發有爲的軍人。在他出兵鄂西之際，有識之士爲他打算，都覺他此次出來，至少要應當做一兩件事出來，一新國人耳目。如果他真是澈底覺悟，就應當竭誠與黨軍合作，首先就從廬金山開刀，解決殘餘北軍，肅清鄂西。使黨軍攻九江時，可無後顧之憂。然後澈底黨化他的軍隊，純採黨軍的編制和訓練，任用黃埔學生，聘請俄

國顧問。於平定長江上遊之後，以鄂西軍政，奉還黨軍。要求黨軍餉械的援助，自動率兵回川，以主義爲號召，以武力爲後盾，去解決川中反動勢力。以黨化軍隊那樣大的戰鬥力，去對付「土匪式」的川軍，只需三師之衆，可以所向無敵，虎視一切。照這樣辦將下去，很有統一四川的可能。統一四川之後，在全國統一的政治上，有很大的發言權。而且川省黨化之後，很可爲中國革命一個大助力。人們常說「未曾行軍，先尋敗路。」萬一不幸革命軍至於失敗，只要據有地大物廣的四川一省爲根據地，近可以戰，退可以守，隨時還可以謀恢復，你看中山先生於民九護法失敗之後，還想入川建設政府，召集國會。就可以知道四川在全國軍事上政治上所佔據的重要地位了。

誰知道楊森計不出此，始終害怕「黨化」，態度遊移不定。對玉帥的舊情，還是「藕斷絲不斷」。一方懸青天白日族幟，一方又舍不了味同「鷄肋」的「討吃軍」名義。他駐在京鄭的代表，在北方買空賣空，極力否認楊之黨化謠言。宣布他和玉帥往來電文，表示他對北方政府的忠心。在代表老爺們自有他們特別的苦衷，因爲一旦楊與他們的駐在地主人斷絕關係，他們的代表資格根本隨之消滅，所以不惜拚命損失老板的信用把他們的老板向死巷子挪。他們的近視淺見，不知道此巷路不通，一味忍功近利，毫不顧及老板將來長久的政治生命。同時楊自身還沒有拿定主意，一

方又受了研究系餘孽的包圍，以致「狡兔三窟」「多歧亡羊」，有前次鄂西之小挫。這也是使他澈底黨化的好機會。凡是澈了底的人，是不會失敗，即或失敗也還有再起之希望。大樹將軍假若是早願澈底「癡化」。去年「首都革命」時便可放手做去，打一個電話，咳一聲嗽，就可以叫段祺瑞滾蛋。國民政府立刻就可出現於北京。以後或許「難寇」的空前大犧牲，也不會有今年有許多工作都必不多此一舉。所以凡是徬徨歧路觀望不前的人，都應以此二事爲「前車之鑒」。

不過現在楊森尙未至於絕望地位，此次回川，實際上固然是受環境壓迫。名義上還是服從國民政府命令，退出鄂境。自己通電也說會命四川努力新工作。果然是能够澈底覺悟，根本改變方針。從前已失之東林「現在還可「收之桑榆」」「亡羊補牢猶未爲晚。」不過爲鮮明底表示態度計，至少應於最近期內迅速執行下列四事：

(一) 撤回駐在京鄭代表，以示決然照地方斷絕關係，並昭示信義集中意志。(二) 快電歡迎政治主任陳啓修君回川從事軍中政治訓練工作。(三) 出兵雲南會同范石生討罰唐繼堯藉以建樹黨中勞績，因爲雲南是他舊遊之地，老馬知途，頗能愉快勝任。(四) 倚重黨中革命黨人，毅然罷免左右反動分子並驅逐出境。

他應努力的工作很多，上舉四事，不過其荦荦大端而已。今

後楊之政治生命之斷續，就看他能否澈底覺悟以爲斷。最近川中謠傳劉湘極力在招致楊的部下，因爲「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這兩句話不甚十分學學，此處暫時借用。)他的部下因老總信仰不堅，因而呈不穩現象，敵人因之乘虛而入。如老總猶不急起直追，還是執迷不悟，遲疑不絕，他的前途，頗難樂觀。所以楊爲自身的實力保全計，也有澈底黨化之必要。

劉湘黨化在楊之後，他雖早有討吳通電，然而起原於吳之免職命令。且初意仍脫不了聯省自治的舊把戲。然而因爲他左右的人，能引他入於澈底的方向。(經濟侵略下之中國的著者漆樹芬君現任他的政治部主任。)他今日在川中儼然居於中心地位，而實力信用，也大有駕楊而上之勢假若楊森尙不急起直追。據最近申報專電，他曾毅然執行下列五事：

(一) 解散偽黨部(二) 懲辦偽黨部的執行委員(三) 封閉反動派報紙，(四) 解決石清楊部隊，(五) 解決藍文彬部隊。甚至研究系的四川首領止水先生入他的勢範圍內，就有「驅蒲大會」的羣衆運動發生。由上面的五件事看來，他澈底「癡化」的程度，已遠過去年拱衛京畿時的國民軍。那時北京還容許有南花翠花二黨部同時存在。最近劉之行動很有生機氣象。癡化之魔力大矣哉！常見素不活動之人，一經「癡化」便大活動而特活動，暮氣沉沉的人，一經癡化便立刻就朝氣蓬勃。劉湘便是一個很好的例

子。

在富於革命性的四川人中，近日川中將領不唯因順應潮流，適應環境，有黨化之必要。即爲駕馭自己之部下計，亦有不能不黨化之趨勢。國民黨主義早已傳稱及於四川中部軍隊之中。如鄧錫侯部下之陳書農師，幾全講「三民主義」，排長以上強迫入黨。劉治乾部已設立軍事政治學校，純仿黃埔組織。軍閥部下甚自有強迫其老總黨化之事。最近如熊克武舊部之蠢蠢欲動楊森部下曾孔述之叛變，忠州魏楷部隊之不穩，順慶杜伯乾秦漢三二旅之倒何光烈。瀘州袁品文陳蘭廷二旅之叛賴心輝，只反對賴受北廷任命之省長，而不反對其受黨軍委任之軍長。凡此種種事變，皆夾有政治原因。黨化軍隊，有逼迫其主帥黨化之勢力。從此案看將起來，四川軍隊之普通一致底黨化，爲期當不遠矣。

四川人頗富於冒險性，對於革命事業，常不落他人之後，徒以缺乏組織堅忍之故，成就常不若外省的人。近年內部不能統一，無一種中心勢力可以代表全川，以一地大物博號稱「天府之國」的最大行省，在全國政治上，幾居於不足輕重的地位今後川人欲表現其政治能力於全國人士之前，惟有齊集於一旗幟之下，使有集合意志表現，即是先要把四川統一起來。孰能統一四川，曰「惟有主義者能一之」。

所以四川實力派之普遍一致底黨化，爲解決川局之唯一路徑

。而其實現時亦爲時間上之早遲問題。四川將領亦未始不明瞭這種趨勢，不過有許多還在那裡觀望風頭，一定要等着黨軍勢力發展到相當鞏固程度，然後黨化。於此我要敬告他們不要再觀望了。因爲觀望足使他們坐失時機，容我講一個故事來做比喻：

「有一個武士向一位美女求婚，這位女士要他履行一個條件：就是其投戒指於虎圈中，如武士能將戒指拾出，而不爲虎所傷。她便以身相許。這位武士攘臂入圈，把戒指拾起，並得生還。女士深佩其勇，允許嫁給勇士。然而他可不娶她了。」

川中將士一定要等着黨軍勢力鞏固然後纔願黨化。恐怕到了那時，他們已經拾出戒指，又用不着他們不要他們了。希望你們要高瞻遠矚，一洗川人「鼠目寸光」之謂。在革命的進行歷程中，四川軍人不要作落伍者。

附誌：記者於川中將領，毫無偏袒，此文純以客觀態度，觀察川局前途，自信尚無大謬之處，或許還可作川事研究的參考。

### 爪哇革命的背景和經過

競何

去年十一月爪哇的革命，是東方民族解放史上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她是爪哇民族自覺的表現，是荷蘭帝國主義將來的致命傷。她和土耳其，敘利亞，里夫等民族的革命一樣，都是帝國主義者壓迫和掠奪的直接結果。無論你說她赤化也好，不赤化也好，

暴動也好，不暴動也好，這種反抗帝國主義的精神，我們是極端欽佩的。

關於荷蘭帝國主義者壓迫爪哇人民的事實，可以從經濟和政治兩方面說起：

(一)經濟方面 爪哇歷任的荷蘭總督，都是只顧慮到外國的資本，對於爪哇人民就不惜加以踐踏。因此外國的資本，就日見增加，而爪哇人民的經濟情形，就日益可憐了。外國在爪哇的資本，每年都增加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反之，爪哇人民的進款，就日見減少，據一九二四年的統計，爪哇人民每人每年平均得款荷幣三十九「姑爾登」(即華幣十三元七角五)。所以五口之家，每年才有一百九「五十姑登」的輸入(即華幣六十八元二角五)，即每週有三，七五「姑爾登」(即華幣三元三角)的收入。以華幣一元三角供給全家五口一星期的需用，你說可憐不可憐呢？

再從爪哇款項的出口和入口而論，一九一三年輸入約三百兆「姑爾登」，輸出約四百六十七兆「姑爾登」。到一九二四年，輸入就變為三百七十七兆「姑爾登」，輸出變為九百一十兆「姑爾登」了。我們從「姑爾登」買貨能力而得輸入和輸出的比例確數，那我們就可以說一九一三年輸入的比例數為一百，到一九二四年就減到七十了，一九一三年輸出的比例數為一百零六，到一九二四年就加到二百一十五了。這種輸入金錢減少，輸出金錢增加的類數，是

荷蘭資本帝國主義者掠奪爪哇人民的鐵證。

自從前總督福克博士(Dr. D. Fock)到任以來，爪哇人民所受的經濟壓迫更是利害。他鞏固荷蘭「姑爾登」幣制的辦法，已經任人民不堪其苦了，他還想把工資減少，租稅增加，使爪哇人民簡直無以自存。爪哇教育和衛生的設備，已經是非常稀少的了，他還不惜竭力把他們減少。這是荷蘭對他的屬地的態度！也是西歐各國對他們的屬地的態度！可是另外一方面，荷蘭本國人民的資本，就不但愛護他，而且用鞏固「姑爾登」幣制的辦法來鞏固他。這是西歐文明各國所說的人道主義！也是國家主義者所說的愛國主義，罷了！罷了！爪哇人民有了自覺了，這回的革命，是完全不能避免的一種事情呀！

(二)政治方面 爪哇人民在政治方面受資本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也是很利害的。爪哇議會完全操於政治經濟聯合會的手裏頭(P.O.B.—Politisch-ökonomischer Bund)。這個聯合會是爪哇糖主聯合會(J.Z.A.B.—Java-Zucker-Arbeiter-Bund)在政治上表示的方式。她完全是代表資本家的利益的。她的首領是達理馬博士(Dr. Talma)。他是前任荷蘭各島的行政首領，他的資本是他在任的時候弄來的。近來這個政治經濟聯合會和現任行政首領斯理克博士(Dr. Lehnicke)會開秘密的會議，討論反「赤」的實際的工作。這個反「赤」的經費是由糖主聯合會負擔的。糖主聯合會

還要求把爪哇的君主拉進他們反「赤」的大聯合，他們事實上也是已經試過了。

爪哇人民，已經是水深火熱忍無可忍了。而政府又還立了什麼煽動民衆懲治法，同盟罷工懲治法這一類的剝奪人權的東西，甚至對於人民的集會結社的自由也加以禁止或限制。因此爪哇人民對於資本帝國主義者的仇恨越發深刻，越發感覺得有革命的必要。

西爪哇人對於革命的志願，比各地更爲熱烈。在那邊沒有農產品，人民本來是已經很窮了。政府還要加稅，他們安能不出來反抗呢？而且他們最大的出產是樹膠，大部份所行的是大地主的制度，一切社會的情形都和歐洲中古時代相差無幾。所以這回的革命在西爪哇最爲激烈。

這回的革命，是爪哇革命黨人預定的計劃，據官場消息，爪哇革命黨的首領在民國十四年冬季有一個決議，要在民國十五年經濟沒有困難的時候起義。至於十一月十二晚和十一月十三日，起義，是在十一月七日慶祝蘇俄革命的時候，各地代表秘密決的。起義的各種準備在起義前二十四時却還沒有完全弄好。所以這回的革命是沒有良好的組織的。但是他們的舉動倒還秘密，所以官場還不很注意。直至去年十一月十三日起義的那天，爪哇官場才聽了西部爪哇和中部爪哇各地革命黨人組織起來，要以武

力來抵抗政府壓迫的消息。因爲此種消息，爪哇的首府巴達維亞顯示一種非常緊張的樣子。各街各市警察密佈，防守之嚴，可以想見。但是黨人志氣，絕不稍餒。當天忽然有六十黨員排隊向着監獄走去，在監獄前和衛守的軍隊血戰，四個革命黨人得了重傷。

血戰以後，三十黨人就離開了監獄，去佔領電話局。電話局佔領了，官兵就圍攻電話局。電話局裏頭的黨人設法逃走，有十七人給官兵逮捕了去。電話局的包圍愈來愈緊，致使剩下的佔領的人——聽說只有三個——不得不被官兵拘捕。

除了巴達維亞以外，西爪哇各省也有同樣的革命運動。在冰淡省的好些地方，民衆衝進行政官署去，並有兩個地方把本地的行政長官都殺掉了。他們所謀殺的不是白人，而是雜種的人。但是起義的人，受了殺傷的也不知多少。在好些地方，他們已經把警察署和監獄衝破了，但是很少能夠把囚人救了去。

十一月十五日有五百革命黨人武裝起義。他們攻擊傍着巽達海峽的拉布安城(Labuan，在西爪哇地方)。後來被官兵打敗了。可是拉布安附近和其他各地(如冰淡省)的情狀都弄得非常危急：閭閻空虛，電綫截斷，道路阻塞，車站被焚，西洋婦女多跑到巴達維亞去。許多地方，黨人穿着雪白的衣裳，這是回教人準備受死的表示。

在中部爪哇黨人也準備着積極的戰爭。官廳因此扣留傳單，逮捕黨人。站在這個運動前面的，多是鄉村學校的教員。後來官廳方面反攻了，黨人死傷的很多。羣衆集會強力解散，大批羣衆被捕。可是羣衆的運動，還是非常激烈。打偵探（有一個給他們打死），侵襲監牢，切斷電綫；西人所辦糖廠的人員，出入還要帶着武器呢。

起義的人，普通幾天以後，就要屈服。西部爪哇的起義，雖然沒有很多的羣衆，但是所到的範圍很大，使了政府的軍隊，不能有力量的進行。只是在拉布安的附近，可以用流血的高壓，立刻禁止。中部爪哇的起義，稍爲晚了幾天，而且太孤單了，沒有很大的力量。至於東部爪哇，就一點兒沒有把「秩序」擾亂了。

西部爪哇的革命，起得那麼利害，所以平靜得也不很容易。就是十二月二日（起義後十九日）巴達維亞還有三百五十穿白衣的黨人來中央官廳自首。殖民總督爪哇的歐洲僑民提議組織民軍，政府拒絕了他們，因為她恐怕因此運動更加激烈了。

政府已經決定把一切革命黨的領袖驅逐出境。但是因爲要驅逐革命黨中心的人物，所以連累的人也非常多。他們又恐怕革命黨人再起來革命，所以極力預防，擴張軍備，并且把警察的武裝弄得更好。

以上是爪哇十一月革命事實上的分析。這回的革命可以算

是失敗了。但是因爲這回的失敗，爪哇人民的自覺心和憤激越發增大。所以革命的潮流，無論如何，是不能遏止的。尤其是當着中國革命潮流正盛的時候，爪哇不能甘心受帝國主義者的宰割

### 卑幼對於尊親屬應否有正當防衛權？王述會

正當防衛就是對於現在不正當的侵害爲防衛自己或第三人的權利的行爲。這種防衛的行爲雖致實施侵害者于死亡或傷害，在刑律上不認爲犯罪。規定這條的用意，是所以濟公力之窮。因爲我們有許多權利一經侵害，即永不能回復原狀，生命身體名譽諸權利，固不言，就是財產權一經侵害也往往難于回復。（雖是侵害者事後受法院的裁判科以相當的刑罰。）所以正當防衛權在各國刑法都有規定，不過規定的範圍有廣狹的不同。我國暫行新刑律第十五條規：

對現在不正之侵害，而出于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爲不爲罪。但加過當之損害者得減本刑一等至三等。

我們看了這條，知道只要我們對於現在不正的侵害，不加過當的反抗，是不受刑律的制裁的。但是暫行刑律補充條例第一條：

刑律第十五條對於尊親屬不適用之

第八條：

尊親屬傷害卑幼僅致輕微傷害者，得因情節免除其刑

前二條的規定完全是受我國數千年來傳統思想的影響。父母對於子女有生殺予奪之權，子女的生命身體是屬於父母的，所以中國的家法有時竟高于國法，以致演出種種悲慘的罪惡。這種制度我們認為是專制政治的當然產物。各國專制時代的法律，也有相當的制度。羅馬法上的家父有司一家審判之權和有賣却家子之權。可是在民治時代的國家竟有這種規定，實在是人民的一件奇恥，國家的一種暗礁「法律之前萬人平等」在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已首先提出，現在已成爲定說。人民只受國法的限制與處罰；且國法的處罰也不是漫無限制，先要人民有觸犯刑法的事實，比附援引。在刑法上是絕對不許的。并且人民有觸犯法律的事實也要經過一定的手續，方能科刑。國法對於人民犯罪尚要慎重從事，而尊親屬對於卑幼反能任意處分，這豈不是一件怪事嗎！

我們再拿補充條例第一條和第八條來看，卑幼對於尊親屬是沒有正當防衛權，可是尊親屬對於卑幼可以傷害，雖是僅限于輕微傷害。但是他們要濫用權利，將卑幼殺死或致成篤疾，廢疾的時候卑幼只有束手待斃；第三人也不能援用正當防衛的理由來救濟他。雖則事後實施侵害的尊親屬要受刑律制裁，可是被侵害的卑幼又用什麼方法來補救呢！要是卑幼在被侵害的當時，因爲顧全自己的生命與身體而出以并未過分的反抗行爲以致尊親屬于死亡，則被侵害的卑幼，就要受惟一的死刑（刑律第三百二十二條）卑

幼就是爲避免侵害而實行反抗，雖未致尊親屬於傷害，也要受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刑律第三百十七條）。這樣看來卑幼的生命豈不是處處在危險狀態之中？

共和國家的人民除了未成年者和精神病要受特別保護外，其餘國民的權利皆立于同等的地位，決不能因爲身分關係而有歧異。但是我，也承認尊親屬對於卑幼權利的優越，因爲中國現在是採大家庭制度，爲免除家庭中的紊亂，不得不有掌管家務的家長（如家長對於財產的處分和分配。）但是我們決不能承認尊親屬對家幼有身體上的處罰權，更不能承認因尊親屬的關係而剝奪卑幼在我正當防衛權。況且現在刑法已由身體刑進入自由刑，爲什麼在家庭間還保留着背反潮流的制度呢！如若卑幼誠有不好的地方，而又不能構成刑法上的犯罪，那適用補充條例第十一條

行親權的父或母得因懲戒其子請求法院施以六個月以下之監禁處分……

既然很夠了。依以上種種理由卑幼對於尊親屬沒有正當防衛權的既定，應當廢除；就是補充條例第八條也當取消。卑幼對於尊親屬沒有正當防衛權的規定，國民政府已然把他廢除了；可是對於補充條例第八條，我們還沒有什麼聽到什麼消息。

于北大一月十三日



## 廈門和廣州

孫伏園

廈門和廣州，在我們初由北方來到的人看，共同之點是很多的。原因就在兩地同在南方濱海，物產豐饒，交通便利，而受到中國舊文化的遺毒都比較的少。粗疏的舉幾個例。如：

一，衣服。長衫和袍子就很少見，不必說馬褂了。這衣服在北方各省是極重要的，穿着並不爲要禦寒，只爲不穿不合於禮教。如果有兩個人同去找人求事情，甲是穿短衣的，乙是穿袍褂的，雖然乙的學問本領不如甲，但在接見者看來，甲總缺少禮貌，這事情還不如請乙去罷。這種極無關緊的小事，竟能影響於實際的飯碗，這就是舊文化的遺毒。新進的少年要在這個地方略圖改革，就會遭老前輩的嘲罵。南方各省却是何等幸福，有的人竟可以終生不吃袍褂的苦。

二，文字。在閩廣許多文字以我們北方人的眼光看是不了解的。例如有一個字「搗」，我們不認識，因爲字書上句來不收，有的人解作碰字的筆誤，或者近理。但是南普陀寺水陸勝會的榜上，男曰「搗公」，女曰「搗娘」，就見着好幾個。又如「賤」字，我們先有了不干淨的心理，要強解名字中的意義，於是以賤公賤娘爲可笑。又如墓碑上，走過留意，常有不懂的。在鎮南關旁有一個墓，碑上文曰「敬惜字紙張稿公之墓」，這真叫人不懂是怎麼講。

此外例子很多，如古跡少，古董舖少，舊書館少，都是。

新生週刊 第一卷 第六期

但正因爲如此，新芽長發出來可以沒有什麼妨礙，在老年民族裡費了許多唇舌討論而得不到結果的事，在少年民族裏是極容易舉辦的。少年民族有少年民族的銳氣，所以廈門廣州的人民對於反抗外強這一點上，態度是完全相同的。只要看租界，同屬五口通商之一口，廈門與廣州便與江浙間的上海大不相同。五卅慘案是發生在上海的，廈門與廣州都因五卅慘案而縮小外人的勢力，上海本地却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了。

至與廣州，那自然更不同。以上先大略的講一講廣州，我住在那里不過兩個禮拜，觀察所得當然有限，所以只講個大略。

廣州與廈門雖然同屬濱海，但廣州已在海口以內的珠江沿岸了，所以外面有許多要塞扼守着。虎門要塞砲台，是在碧綠的山上，用白色的磚石砌成的，白牆外寫着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

在這樣嚴重的保護之中，發展他們的農工商各事業，再聚全國的革命青年於一處，醞釀着革命的空氣，這個情形便與廈門略有不同了。用北方人的眼光看來，廣州人實在是比廈門人，更其古怪的民族。只論吃的東西，北方人吃鰻魚的已經不多了，廣州人却吃蛇。蛇不是一種，好幾種，拚了吃更講究，例如有五蛇羹，五蛇酒。除蛇以外，古怪東西還多得很咧，如貓，如鼠，如猴子，都吃。最奇的另外還吃兩種蟲，叫龍虱和桂花蟬，是剝了殼吃他的肉的。

彷彿像他們吃東西，什麼東西都要試着吃，他們做事情也一樣，什麼事情都不肯懈怠。沿珠江一帶，和珠江裏的沙洲，耕作的沒有遺漏，邊上都用石塊砌得極整齊，上面種着荔枝樹。城裡呢？雖然在北伐如此緊急的時候，他們的造馬路從沒有停止過。

什麼東西都要吃，什麼事情都不肯懶，這是生活力充足的特徵，是少年民族的特徵。

廣州的工人運動是值得令人出驚的。我們在北方常常慨歎着，以為無論什麼運動，都由學生出來代表，不是好現象。廣州完全不是那樣。固然，廣州學生不很努力，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不過廣州確有使學生不必急急出來代表一切的局勢，因為工人早已站在代表一切的地位了。你要是到廣州去住一個兩個禮拜，就會看見一天到晚是工人的印象：馬路上滿着工會，（我們不大想得到的如老媽子的工會，人力車夫的工會，妓女的工會等。）種種的集會，種種的遊行，都有音樂和燈彩的助興。他們如初次見著陽光的嫩芽一般，如初聽見雷聲的春筍一般，真有往外爆發的現象。這就是我所謂的少年民族。

自然的，我們不希望現在的工人們永遠代表一切下去，其餘比較勞心的工人們（如商人，如學生，如智識界），也應該同樣努力，而且特別應注意智識方面，使社會民族有一天一天上進的可能。

這些地方，廈門似乎還可以學廣州，廈門的富力並不讓人，而廈門的富力是潛伏着的，外表上真看不出什麼。廈門馬路的地方小與污濁便是一個好例。廣州人甚愛清潔，就是沒有馬路的地方，如河南一帶，也比廈門干淨的多。我希望廈門的富力表現一點出來，至少在文化上與市政上也趕得上廣州，那就是我今天對諸位演說的一點微意了。

### 詩

#### 小詩三首

李瑛

##### 一，初戀

瞧着她和露的面龐；  
活潑的神情；  
嫵雅的態度；  
便使我心醉魂迷！  
對她說話吧？  
却不知從那說起？！  
料定她，我料定她，  
並不把我嫌棄。  
但我忤忤的弱心；

總不敢對她多語；

那能够膽大的說：

「戀罷，少女！生命是很短的！」

一怕唐突了神聖的她；

也怕有人要猜疑！

可是——

戀愛之絲——

已緊緊住我倆的心頭；

戀愛之花——

已開滿了我倆的心裏！

## 二，什刹海畔

天晚了，暮色侵來人間，

暮色侵來人間，

濃煙彌漫到天邊。

西山頂，

西山頂現着彩霞一片。

一位嬌憨的姑娘，她

她亭立在海畔；

凝望着水邊，

水邊的浪花珠濺。

她一時縐眉蹙額；

一時笑容滿面。

女郎！你是不是：

正在喜歡；

喜歡你倆戀人的蜜甜？

正在愁恨；

愁恨着前途終是夢幻？

## 三，舊痕

微風蕩漾的夕陽天，

我站在北海內的山坡裡；

一幕一幕的幻想，

隨着銀灰色的晚煙而起！

清溪裏的荷香，

風姨送她到我鼻裏，

到我鼻裏——

我陶醉的心兒昏昏迷迷！

天晚了，下山歸去，

半路遇着個女孩子，

她仰着臉，伸着手，向我要花枝，她並不說話，只是笑開了嘴唇，笑開嘴唇，露着雪白的乳齒。

我將花枝送她，

她笑吟吟的跑去，

她跑去，

我心裡充滿了歡喜！

花兒的餘香，

永遠不會散去，

到如今，直到如今，

還沾在我的手指！

她的微笑，

也永遠不會消滅，

到如今，直到如今，

還留在我心的深處！

## 小 說

### 「吹斷離愁月正明」

瀛洲

夜深了，丁字街口的路燈，寂寂地照着，兩行疎柳底下，靜

悄悄地沒個人兒來往。遠遠處，站岡的夜警，不住地來回踱着，兀自抵抗不住嚴寒。四下裏寂寂地，轉灣處，一角皇城，露出那不盡的幽暗，顯出「冬夜森嚴」的氣象來。

心影戀着那「娜拉」的劇情，起身的時候，已經十二點過半了。她急忙離開了劇場，街上冷冷地已無行人，她本想僱車，但是現在連車影也沒有了。她懷着孤寂而又恐懼的心情，一步步，向着河沿走來。

到了三座橋口，她小心地，從懷中取出一封絳色的信封，游移地，不定地，儘在信筒左右徘徊，相反的心情互相搏戰着。

「擱進去吧！但是他不會怪我函莽吧？他不會不回覆我吧？……把已有的感情都破裂了怎麼好呢？……他不會這樣冷酷吧？……但是，他對我却也沒有什麼表示，……怎麼辦，這樣委決不下！……不，他不致於如此的！……看，夜深了，四周寂寂地已無人影，只有那黑黝黝的昏夜！……假使有人看見我，他會笑我是痴子呢！……」

這樣想着，她兀自繞着信筒，游移不定。但是，她終於立定了。感情彷彿得了勝利，強制地，不自然地，她的手顫抖着，她終於把那封信投了進去。

已是發信後的第五天了。她從學校裏回來，問一間門房，總

說沒有她的信。她沒精打彩的走入了宿舍，懶懶地倒向自己的床上。書桌上講義堆了一大堆，紙墨筆硯亂紛紛地錯列着；粧台上的鏡子也平添了三分暗昧。她也不自知心緒何以這樣不寧。同學們都在竊笑她，她們三三倆倆的說：「小鄺又在想心事了！」

已是冬至節了。心影的同學們都快活地離開了宿舍，離去了她們枯寂的學校生活，去享那一瞬間的家庭幸福。惟有她，我們說的心影，獨自悶悶地；雖也有兩三家親戚，她也不願去。她舉自孤寂地；淒涼地，去演那傷心的獨幕劇。

漸漸向晚了。冬至日的太陽最是短命，早已懶懶地落向山西。她胡亂用過晚飯，趨向自己的窗前。她覺得悶悶太難過了，她想借重借重紙筆，一洩她心中的幽憤。

冬至夜最是難以消遣。她同住的一排五六房間，都已滅了燈火；只有她斜對面的一間，還微微地發出吟誦之聲。搖曳不定的燈光。活表現出「客裏黃昏」的景象來。

夜來的朔風，一陣陣加緊，括得樹枝嗚嗚的響。窗櫺被風搖個不住，發出吱吱的聲音。只有那淒涼而哀婉的下弦月，昇起於朦朧的樹梢，對她表示凄苦的同情。

「這夜怎麼這樣地長而寂寞啊！」

門外犬吠聲作了。她登時停了筆，注意以後的聲息。「門鈴響了嗎？」……「不是。……唉，他的信怎麼還不來！」

她隨便取過本書來一看，正翻着了一曲傳奇；幾行粗印的大字，間着許多小字：

「……踪無定，憶故鄉，飄流王粲思渺茫？」

「賦未奏明光，窮途鬱悲莊？」

「更深宵曠，風峭羅幃，寒侵書幌？」

「年少風流，未有佳人傍？」

「顏如玉，在那廂，抱孤衾，擁愁况。」

也不知怎的，她的眼光竟然讓這些字句吸住了。才子佳人的文章本不過如此，但是這一段詞藻確足以打動她的心思。離愁，失意，客中，寂寞，在在足以引起她心弦上的反應。她的淚珠竟不自知的落下來了。

啊，同一年少，同一英俊，我的他竟何以這樣無情呢！」

可憐「潯淚天涯」的鄺心影，明月有知，也應該為她滴幾點同情之淚呢。

漫漫的長夜，彷彿沒了止境似的，一直的過下去。燈花漸漸由紅變淡，變綠，變暗，……。哀婉的下弦月，也因為悲哀，漸漸地沒入雲中，不願再照到窗裏，來窺那可憐的心影。一點，兩點，慢慢的過去。門鈴依然死樣的靜寂；窗外的北風，依然發着似的咆哮着，逞他嚴威。

而他的信還沒有來。

## 前後的雪天

曹佩女士

我生長於福建的中部，冬天天氣冷烈高燥，呼出的口氣好像開壺裏透出來的湯氣，雖則沒有那麼濃厚。可是天氣無論多麼冷，老是有雪。記得做小孩時候，冬天圍着祖父喝例酒的棹旁——那時候家裏小孩兒多極了——聽他老人家說他生平眼見的奇事。有一次他說了一段鵝毛雪的故事。

「四十年前，不，五十六年前的鵝毛雪，真好看呀！天上堆下一片一片的棉花，把屋子蓋上一層厚被，院子裏積着一重二尺多高的鵝毛，小孩子們蹦蹦跳跳的，雪戰的雪戰。街上亂紛紛好像大家發了一大筆橫財，比什麼都熱鬧。你們不曉得呢！你婆婆的父親——老外公——那時候在我們家裏教書，他說古書裏有這麼一段話，說是凡是南方沒有雪的地方下了雪，趕快盛了一大鍋，加上生薑三片，紅棗三粒，熬了半個時辰，全家大小都喝一杯雪湯，總保三年無病！後來雪化了，簷間結成無數冰條，好像琉璃的鐘乳一樣，雪水漫漫滴到地下，那些冰條，又好像冒風的洋臘，溜下冰涼的甘露，盛到嘴裡，那種好味兒，真好喝呢！哈，哈！」

祖父說得眉飛色舞，彷彿就是前兩三天的事呢。我們小孩兒已不得當晚撒下大雪，比祖父看見的還要大，反正可以請他老人

家教我們玩，我們也可以顯一顯身手，不讓老人家專美於前。

後來祖父去世了，他所遺下的最深刻的印像，就是那「話雪」的神情。可是我一年過了一年，直至到了北京，這個願望總算有了着落；然而，福建中部鵝毛雪只好認做紀念祖父的一段古事罷了。

北京我也住過兩冬了，看的雪景也不為不多；除了第一次在公園照了一張相之外，我對於北京雪景的高興心，一次淡似一次。不，我在雪中的靜默裡，看透人世的苦惱，我只看出一片冷冽而狠毒的人情——比冰還冷，比北風括得更可怕啊！

雪呀！用審美的態度，自西山的頂上，瞧那四無涯際的銀光世界，大地都在你的愛中，就是一塊頑石，一片破瓦，此刻也顯出幾許溫柔。宇宙間除了你的美，我還有什麼更可寄情？在這光潔的境地裏，游目騁懷，我一個人在大自然的衽席裡，不知道到底是底我自然，自然是我！

那東邊連亘的城廓，隱約間認識元代的故都，那小小的景山，在寂寞的雪花底下，不是崇禎自盡的地場？不，自盡由他自盡，憑弔和悲哀是青年人不應有的；尼采只要我們向前努力，不許我們白費有用的時光，在無形的退縮裡，斷送寶貴的精神。

雪花紛紛地落我身上，好像是調笑我這個人；臉上覺着一陣一陣的冷痛，手足也有些麻木了。嗒！我戴的不是毛線帽嗎？手上還有手套，足下還有兩層襪子。為什麼怕冷了？嗚！尼采先生

，我是你的罪人——我無意中把手套摔在山旁的暗處，急急地跑向歸途。

那邊路旁騎着的不是一個人嗎？我跑上去一捫，蒼白的臉凍得如冰塊一樣，斑白的鬍子圍着「張半開的紫嘴，好像和人世話別的尾聲還沒說完呢！身上除了幾片破爛的繡布之外，兩腿和臂上所包的，盡是拉圾桶裏頭取出來的舊報紙。我雖然不敢斷定他是要飯先生，可也猜到幾分老人的身世了。

前面得得的蹄聲響處，驚破我的孤懷；轉身一看，兩位面圍圍披著大氅戴着貂帽的紳士，騎着亞拉伯色櫻駿馬，向着西的山大路跑來。

「喂！那不是凍死的叫化子嗎？」頭一匹馬上的紳士揚鞭問我。我不答應。

「那不是凍死的。他是裝死騙錢的。快跑！管他幹麼？」第二匹的紳士催着說。

蹄聲去得很遠了，我向西一瞧，潔白的雪徑上，只剩下雜亂而深黑的蹄痕。

祖父！我不願意再看下雪了！

十五年十二月一個雪夜。

## 通信

### 青年應有的覺悟

一之

新生週刊 第一卷 第六期

——致新生記者——

中國自鴉片戰爭後，紙老虎給列強戳穿了，便開始成爲帝國主義者在東亞唯一的市場。他們武力的侵略，強迫我們訂種種不平等條約，以達到他們經濟經略之目的；就是一方面要我國供給他們廉價的原料，一面銷售他們無限量的生產物，以補救資本主義定期的「生產過剩」恐慌，並且爲使其經營事業，自由發展，不至受別國或本地人的反抗，又收買一系軍閥做他們的走狗；延長中國內亂，使他們可以源源投資，以致我國手工業破產，失業農民一天天地增加，遂有第一次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義和團之役。不過他們因認不清真正的敵人，只一味的野蠻排外，結果的失敗是當然的事實。第二次的所表示的是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府；可惜他們當時只看到滿清是人民之敵，而不知根本打倒帝國主義在華之勢力，「尊重條約」一句話，把給不平等條約以一層保障。到了民國八年，中國代表在巴黎上了帝國主義的大當，學生憤曹，章，陸之賣國，遂有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驅逐賣國賊及進行極嚴厲的抵制日貨。「五四運動」不僅是一個新文化運動，實在是反帝國主義的一個關爭。他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卒以不得大多數國民做他的基礎，所以沒有多大效果這是我們所認爲十分可惜的事。不過「五四運動」終算中國青年在民族革命中開的第一次燦爛之花。他不但引導民衆反帝國主義及賣國政客的愛國運動，也是表示中國青年思想的解放。自「五四運動」後，學生界才開了一個新紀元，開始承認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打破從前的奴隸思想，於是各校風潮，風起雲湧，或以推翻學校裏的飯桶教

貴校長以該學生自己本身利益；或以愛國運動被干涉而與學校衝突。一般老而不死的先生們乃慨然歎曰：「校風至此，師道之不振也久矣！莫不五四運動爲厲之階也」。教育廳，校長呢，看見學生覺悟之可怕，有根本危及其地位之可能，便實行高壓政策，禁止學生愛國運動，甚至逮捕學生會領袖，三令五申禁止學生集會結社。並且反動教育家隨而附和之，像煞有其事的以「整頓校風」爲急務。到處宣傳「救國宜先讀書，讀書然後救國」的名言。一部分不十分徹底覺悟的青年，便真的悚然而懼，翻然而悟的說：「學生是在求學時代，確是不應該干預國事的，待書念好再說吧」。結果乃產生一批只談死書不做實際工作的青年；次一等的，便以爲天下事不必我爲，人生百歲，碌碌何爲，還不如樂天安命，找幾個異性朋友，做幾首詩，優游以卒歲吧；又有以國事已不可爲，社會又充滿惡勢力，看看前途荆棘，便什麼也失望，什麼也不信仰，主張流浪天涯做個拜倫式的英雄。再墮落的，便逛賭子，打牌，耽溺於肉體的享樂之中。綜計可以分爲讀書派，樂夫派，悲觀派，墮落派四種。這四種青年，確實佔了現在中國之最大多數，這實在是中國之大不幸！

青年們！我老老實實的警告你們，你們都走錯了路了！趕快回頭來吧！現在的中國，是處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受着帝國主義與軍閥二重鐵蹄之下，絕不容你安心讀書，研究學問，大帥們不發教育費，便隨時可使你受到失學的痛苦。若戰事迫近，便使你不能埋頭研究科學。倘若你說：「等你書讀好再去幹救國事業，那就更加大錯了！胡漢民先生比喻得好：「如有許多新訓練的兵士，

正在操練時候，聽說敵人打進來了；你說「待我們練好再去操練他們吧，豈不是笑話！」並且我們根本要認清這種資本主義的教育，絕不能救中國，即使你把書念好了，也不過造成你是一個高等華人，做帝國主義的順民，資本家的走狗。與中國何補？與社會何關？實際的知識，不一定從課本中得來，乃是由做事的經驗而來。孫中山先生何嘗受過高等教育，但他從革命得來的知識，政治的見解，誰也及不到他。樂觀派的青年們：你以爲你的生活已經滿足，受不到帝國主義及軍閥的壓迫嗎？軍閥要錢用，隨時可以使你家財破產，軍閥隨時可以姦淫你的妻子，隨時可以逮捕你，鎗殺你。生命都完全沒有保障，更何容你優游卒歲？并且現在社會，又如何地黑暗，如何充滿勢力，也絕不容我們絕對的樂觀。不過我們也不應悲觀，消極，悲觀是懦弱的表示的這是一種自殺政策，我們現在已有先覺者，指導我們怎樣改造中國改造社會，我們依照他所指導，我們的路去做便是，倘這樣都表示消極，看看孫中山先生革命精神，至死不悔，應早早地愧死！對於本身墮落的青年，我們只希望他自己先從墮落中，救出自已來再來努力社會事業！

青年們啊！請覺悟過來吧！在今日之中國，今日之社會，實在不容你安心讀書，樂天安命，悲觀消極，更不容你自己墮落。我們應該明瞭自己所處地位的重要，起來我自己的出路。做社會的明星，民衆的領袖：第一應知道現在的中國是怎樣的中國？第二應知道自己所處的地位怎樣？自己所負的責任怎樣？起來與中國一切惡勢力奮鬥，做我們所應該做的工作，才不愧二十世紀的新青年！